

唐史論叢

第二輯

史念海 主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唐史論叢

第二輯

史念海 主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唐史论丛

第二辑

史念海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1.25印张 2插页 250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

统一书号: 11094·158 定价: 2.35元

目 录

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的农牧业地区·····	史念海(1)
由唐王朝之忽视农田水利评唐王朝的历史地位 ·····	傅筑夫(38)
两件敦煌出土的判牒文书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状况 ·····	胡如雷(53)
中晚唐赋入“止于江南八道”说辨疑·····	齐勇锋(80)
略论唐代的“日绢三尺”·····	李伯重(101)
唐长安的商人与商业·····	曹尔琴(118)
论唐玄宗时期的社会矛盾 ——兼论王唐朝由盛而衰的原因·····	李必忠(137)
“泾师之变”发微·····	黄永年(163)
隋唐之际三省制的特点及尚书令的缺职·····	黄利平(202)
唐代枢密使考略·····	贾宪保(215)
欧阳修对两《唐书》的论证·····	陈光崇(228)
柳芳及其史学·····	牛致功(246)
晚唐至宋初蜀中绘画艺术的兴衰·····	谢元鲁(261)
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王仲荦(278)
唐宦官年表·····	牛志平(299)

隋唐时期黄河上中游 的农牧业地区

史 念 海

本文所论述的黄河上中游，和当前一般说法所包括的范围略有不同。当前的说法是西起青海湖畔，东迄太行山上，南始秦岭，而北达阴山。这里所论述的却是根据唐代的地方区划，大体是指唐代的关内道、河东道和陇右道的东部。这里没有根据隋代的地方区划。隋代的地方区划最高的只是郡。在这一地区中设郡将及四十，不能一一备举，故以唐代三道为准。

唐代关内道南起今陕西省中部的秦岭，而北至于今内蒙古的阴山。关内道所属，有若干羁縻州。羁縻州有远在阴山以北者，然唐中宗景云三年（公元七〇九年）张仁愿所筑三受降城皆在黄河北岸，并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放牧^①。牛头朝那山在三受降城北，当是阴山的一部分。可知当时恃以防守的就是阴山。河东道有今山西全省，兼有内蒙古一部。这个道所属的最北一个州为云州。云州治所

^① 《旧唐书》九十三《张仁愿传》。《新唐书》一一一《张仁愿传》。
牛头朝那山，《元和郡县图志》四《丰州》作牛头牟那山。或以牛头为一山，牟那为一山，恐误。

在今山西大同市。云州州境南北四百九十里^①。这个里数当不是按直线距离计算的。云州之南为朔州，可以用云、朔两州之间的里数相比照。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云、朔两州相邻，其交界处当在今山西怀仁、应县两县间^②。由朔州东北至云州为三百四十里^③。若以直线距离计，仅为二百二十五里。以此来度量云州的北界，当亦不能远越阴山之北。陇右道辖境西北远及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里所谓东部仅限于乌鞘岭以东，其西甘、凉诸州不预数内。

按诸自然地理的形势，这三道分别是在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这三道的农牧业地区，前在拙著《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④及《两千三百年来鄂尔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农林牧地区分布及其变迁》^⑤两文中曾经有所涉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黄河上中游各地由于西、北两方面游牧民族的内徙，农牧业地区的分布相应地作了调整，与前代迥异。再经过数百年融合变迁，至南北朝之后，就应有一个新的局面出现。隋祚短促，二世即亡，未及了此大任。唐代继起，瓜瓞绵延，几有三百年之久，可能有所创建，使神州河山重现异彩。故重为论证，以见其间绍继兴革的历程，兼对旧著作补充是正。

一、隋时的农牧业地区分 界线及半农半牧地区

隋祚虽然短促，未能在南北统一的基础上对农牧地区的分

①②《元和郡县图志》十四《云州》。

③《元和郡县图志》十四《朔州》。

④《历史地理》创刊号。

⑤《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

布多所奠定，然局部的变迁还是时有所闻。就算是局部变迁，对于唐代以后的设施也间或能有若干影响，故不能舍而不论。长城的修筑就是其中的一端。

远在战国秦汉时期，秦、赵两国和秦、汉两王朝先后皆在北边修筑过长城。长城的修筑是为了边境的防守，实际上也构成了当时的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因为长城隔断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为农为牧就只能限于长城南北各自的一侧。以后隔了相当长久的岁月，到北魏时才又重新修筑。北魏太宗泰常八年（公元四二三年），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①。长川城在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赤城在今河北省赤城县^②。五原既在赤城之西，相隔又有两千多里，当即秦汉时的五原，或其附近的地方。果如此，则这条长城仅其西端一部分在本文所涉及地区之内。东魏时，高欢又在肆州（治所在今山西忻县）北山筑城，西自马陵戍（今山西静乐县北），东至土垠（今山西原平县西北）^③。这两条长城作为边境防守设施，也许有它的意义，可是却不能作为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因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鲜卑族，尚多保持其游牧习俗，未能改换成农耕生涯。北魏初期建都平城，曾大徙山东人口以实京师^④，并规定畿内之田的范围。所谓畿内之田，乃是东至代郡（今山西大同市东），西及善无（今山西右玉县南），南极阴馆（今山西代县北），北尽参合（今内蒙古凉城

①《魏书》三《太宗纪》。

②《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

③《北齐书》一《神武纪》。

④《魏书》二《太祖纪》：天兴元年（公元三九八年）“徙山东六州吏民及徙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当时迁徙到平城人口很多，这可能是最多的一次。

县西南)①。这应该是一个农耕地区,可是其北还接不上长川之南的长城。其实在这个畿内之地之南,也还不是都已成为农耕的地区。高欢早年所追随的尔朱荣,就是“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的牧主②。尔朱荣的祖上为北秀容人。北秀容在汉定襄郡界,位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西北。至尔朱荣的祖父始居于南秀容③。南秀容在今山西忻县西北,正当高欢所修筑的长城之内。高欢修筑长城时,尔朱氏一族皆已败亡,当地畜牧风俗当不能卒然就已改成农耕生涯。

隋时也曾继续修筑长城。当时所修筑的长城有两条,一是由朔方(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灵武(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县)修起,东至黄河,西拒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南至勃出岭(在今绥德县东南),脰亘七百里④。另一条是由蔚汾县北修起,东经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延袤千余里⑤。蔚汾县于唐时为合河县,在今山西兴县西。唐时繁峙县(今山西繁峙县)亦有长城,东向经灵丘县(今山西灵丘县)北,东入飞狐县(今河北涞源县),也是隋初修筑的⑥。今山西兴县在今陕西绥德县东北,中隔今山西临县,虽尚有相当距离,却都濒于黄河岸边。因此这条长城可以和前一条长城遥相联系,这就是说由灵武县蜿蜒达到幽州以东。这是远在秦汉长城之内

①《魏书》一一〇《食货志》。

②《魏书》七十四《尔朱荣传》。

③《魏书》七十四《尔朱荣传》。《读史方輿纪要》四十《忻州》。

④《隋书》六十《崔仲方传》。按《传》说:“东至黄河,西拒绥州”。绥州东侧诚有黄河,然距绥州过近,且与朔方、灵武无关。颇疑此处当为“西至黄河,东拒绥州”。

⑤《元和郡县图志》十四《岚州》。

⑥《元和郡县图志》十四《蔚州》。

了。这两条长城并不是修筑在边地，因为当时的五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县南）、榆林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定襄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和马邑郡（治所在今山西朔县），皆远在这两条长城之北。当时在这两条长城之北设了这四个郡，就说明这两条长城不能当作农牧业地区的分界线。不仅这样，当时为了供应防边军粮，曾经在边地屯田，而朔州附近的屯田，于塞北最为兴盛^①。朔州就是马邑郡。由于在长城之外，常时就称为塞北。屯田收穫岁广，边戍无愧运之劳^②。稍后朔州屯田更向北推进到恒安镇^③。恒安镇在今大同市西^④。也就是说在今山西省的北部，那时的农业是相当发达的。

不过还不能因此而说塞北已经成了农耕地区。就是在这个沃饶可以屯田的恒安镇，曾安置过突厥降人万余家^⑤，说明这里是半农半牧的地方。特别是还修筑了大利城以居突厥启民可汗^⑥。据说为了启民可汗又修筑了定襄和金河二城^⑦。大利城就是定襄郡的治所^⑧，可能是两种不同记载，因而有了重复。大利城为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金河城当在今和林格尔和托克托两县之间，今呼和浩特市南的大黑河在当时就称为金河，恒安镇附近还可说半农半牧地区，金河流域大概要成为游牧地区了。启民可汗后为其别部所攻，因西渡黄河，移居于夏、胜二州之间。夏州就是朔方郡，胜州则为榆林郡。启民在这两州间

①②⑤⑦《隋书》七十四《酷吏·赵仲卿传》。

③《隋书》六十一《郭衍传》。

④《读史方輿纪要》四十四《大同府》。

⑥《隋书》八十四《突厥传》。

⑧《隋书》三十《地理志中》。

发徒掘堑，长达数百里，东西皆拒河^①。这是说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的鄂尔多斯高原，除过胜州外皆已成为游牧地区了。胜州仅辖三县，榆林县是附郭，金河在黄河以东，另外还有一个富昌县，在今准格尔旗南^②。虽说是三个县，实际上只是鄂尔多斯高原东侧黄河沿岸一条窄狭地区。稍后一点，启民可汗的部下更住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据说是“人民羊马，徧满山谷”^③。甚至还有南入长城的。西突厥特勒史大奈就曾移居于楼烦郡（治所在今山西静乐县）^④。隋代长城的修筑本是为了防备突厥。突厥既入长城，则所至之地当然也就成为游牧地区。

如上所说，隋代的长城是西起灵武，东经幽州，达于海滨。仅就黄河上中游来说，长城以北，游牧地区多于农耕地区。就在长城以南也不是没有游牧地区的。最主要的应是稽胡活动的地区。据说“自离石（治所在今山西离石县）以西，安定（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熾”^⑤。其北更蔓延到绥、银二州^⑥。绥州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银州治所在今陕西横山县东，这二州于隋时为雕阴郡。其更南又复蔓延于上郡^⑦和丹州^⑧。上郡治所在今陕西富县。丹州治所在今陕西宜川县，隋时这里是属于延安郡（治所

①③《隋书》八十四《突厥传》。

②《隋书》二十九《地理志》。

④《新唐书》一一〇《史大奈传》。

⑤《周书》四十九《异域上·稽胡传》。

⑥《周书》四十九《异域上·稽胡传》，又二十七《辛威传》。

⑦《周书》二《文帝纪》，又五十《郭荣传》，又四十九《异域·上稽胡传》。

⑧《周书》二十七《辛威传》，又四十九《异域上·稽胡传》。

在今陕西延安市)的。这是说,稽胡主要活动区域,兼有今陇东、陕北和山西吕梁山西各地。这一族人的习俗,据《周书·稽胡传》说:“土著,亦知种田,地少桑蚕,多麻布。”好象这是一个完全从事农耕的部落。如果细释《稽胡传》的文意,还是有些问题。说是“亦知种田”,看来并不一定以种田为主。在北周时,对于稽胡固然是“分统郡县,列于编户,然轻其徭役,有异齐民。山谷阻深者,又未尽役属”^①。可能是居于平原地方的已经从事农耕,居于山谷阻深的仍从事畜牧。这只能是畜牧,是不可能有很广阔的草原从事于游牧的。为什么居于山谷阻深的仍能从事畜牧?因为他们本是从事于游牧的部落,山谷阻深的地方和外界接触不多,故仍能保持其原来的习俗。正是由于能保持他们的习俗,所以象北周这样的政权,都未能尽数役属。

稽胡既然亦知种田,因而就有积谷。杨忠为北周伐齐,稽胡拒不供给军粮,忠乃施诈计,谓欲与突厥回兵讨伐,于是诸胡乃相率归命,馈输填积^②。稽胡既有畜牧业,复有积粟,当是半农半牧。积粟不少,显出农多于牧。稽胡到隋时已逐渐消沉,不能以武力相抗衡。由于“种类既多,又山谷阻绝”^③,这样半农半牧的遗俗,可能还继续维持若干岁月。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六一九年),招慰稽胡,于延川县(今陕西延川县)置基州,则其人还有相当的势力。

《隋书》于《地理志》中,特别提到安定、北地(治所在今甘肃宁县)、上郡、陇西(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天水(治

①③《周书》四十九《异域上·稽胡传》。

②《周书》十九《杨忠传》。

所在今甘肃天水市)、金城(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六郡,说是:“于古为六郡之地”;并说:其人“勤于稼穡,多畜牧”。所说的古代六郡,是指西汉时的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①。这里面有点差别。汉代六郡中有西河,无金城;隋代六郡却是有金城,无西河。其他诸郡名称相同,所辖的地区却未能前后完全沿袭不改。譬如汉代的北地郡有今陇东马连河流域,向北一直伸到宁夏银川市以北,隋代的北地郡却只有今甘肃合水县以下马连河下游各处。虽然有这样的一些差异,《隋书·地理志》所说的“勤于稼穡,多畜牧”,还是可以相信的。《隋书·贺娄子幹传》中有一段记载可以作为说明。《传》中说:“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设村坞,勅子幹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幹上书曰:‘比者凶寇侵扰,荡灭之期,匪朝伊夕。伏愿圣虑,勿以为怀。今臣在此,观机而作,不得准诏行事。且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疎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高祖从之”^②。从这一段记载里,可以看出当地半农半牧的风光。这段记载里以陇西和河右对举。当时固然有陇西郡,河右却有武威、张掖、敦煌三郡。以一郡和四郡并论,似乎不很相当。且贺娄子幹当时是以行军总管率军出征,并不是一个地方长官。在子幹所上的书中,特别提到“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则这里所说的陇西应与陇右为同义语。

^① 《汉书》二十九《地理志》。

^② 《隋书》五十三。

如果是这样，则陇西就非仅指一郡，而是兼指陇山以西各郡而言。就是天水、金城诸郡也都应包括在内。这样所谓陇西就可以和河右相提并论了。

《隋书·地理志》于上述六郡之外，还提到平凉（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朔方、盐川（治所在今陕西定边县）、灵武、榆林、五原六郡，说是“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这样的评论和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对天水、陇西等六郡的说法相仿佛。班固说那六郡，“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①。固然是边荒所在，容易多尚武节，可是在那时，要修习战备，就得饲养马匹。这也显示出这几郡当时是有一定畜牧业的。其实平凉、朔方、盐川、灵武四郡就是从汉时的安定、北地、上郡析出来的。另外还有雕阴（治所在今陕西绥德县）、延安（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弘化（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三郡，《隋书·地理志》说是“连接山胡”。山胡就是上面所说的稽胡。如果追溯渊源，弘化郡乃是汉时北地郡的中部，延安郡和雕阴郡乃是汉时上郡的中部，只是雕阴郡还有汉时西河郡的一部分。如果隋天水、陇西等郡还有汉时六郡的遗风，这几郡也当不至成为例外。这不能说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汉时的旧俗到隋时还依然存在，而只能说是在自然环境没有很大更动的时候，当地居人适应自然环境，就前后有所仿佛。

二、唐代政府所设置的牧马地区

自来立国者都重视整饰军备，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

^①《汉书》二十八下《地理志下》。

戎”^①，其意义就在于此。整饰军备必然要注意马匹的来源和饲养。晋平公曾经自诩说：“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其中之一就是多马^②。晋国的屈产之乘虽然有名当世^③，晋国究竟只是一个诸侯封国，不能说晋国之外就再没有出名的产马地区。到了西汉，就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说法。所谓凉州之畜主要是指武威（治所在今甘肃民勤县东北）以西诸郡所产者^④。然凉州辖郡多，不限于河西四郡，而凉州以外也有盛产马匹的地方，所以当时又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的畜牧为天下饶^⑤。汉时为了牧马，曾设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边，牧马三十万头^⑥。汉军能够战胜匈奴，多马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⑦。

隋时也注重牧马，而牧马地区就在陇右。当时置有陇右牧，以统诸牧，又有骅骝牧、二十四军马牧、苑川十二马牧^⑧。陇右牧及骅骝牧、二十四军马牧的具体设置地点不可详知。苑川在今甘肃榆中县，隋时为金城郡地。当地有牧师苑，本汉牧苑的故址^⑨。苑川马牧设在这里，是有历史的渊源的。当时于马牧之外，还设有驴骡牧，及原州羊牧和原州驼牛牧，又有盐州牧。盐州牧乃是统辖诸羊牧的^⑩。这些都是畜牧业主要经营

① 《左传》成公十三年。

② 《左传》昭公四年。

③ 《左传》僖公二年。

④ 《汉书》二十八下《地理志下》。

⑤ 《史记》一二九《货殖列传》。

⑥ 《汉书》十九上《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仪》。

⑦ 《史记》一一〇《匈奴传》，《汉书》九十四上《匈奴传》。

⑧⑩ 《隋书》二十八《百官志下》。

⑨ 《水经·河水注》。

的部分，所以在这里顺便提及。原州为平凉郡，盐州则为盐川郡^①。

唐代亦置群牧使，初年的牧地也是在陇右^②。隋时陇右诸牧在其末年大概已完全废弛，唐太宗贞观（公元六二七年至六四九年）初，仅得牝牡三千，而且是从赤岸泽徙之陇右的^③。赤岸泽在今陕西大荔县西南^④，近在沙苑。沙苑亦唐代牧马地^⑤，可是隋时仅在其地设羊监^⑥，无牧马事。可能是隋史失载^⑦。好在沙苑并非广大^⑧，赤岸泽再未见有人提到，其范围当也有限，不会对关中农牧地区的比例发生影响。

唐代的牧马到高宗麟德年间（公元六六四年至六六五年）已扩展到七十万余匹^⑨。牧马地区最初是在陇西（即渭州，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金城（即兰州，治所在今甘肃兰州市）、平凉（即原州，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县）、天水（即秦州，治所在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四郡。四郡幅员千里，犹为隘狭，于是

① 《元和郡县图志》三《坊州》：“元皇帝以周武帝时天和七年，放牧于今州界，置马坊，结构之处尚存。武德二年，高祖驾幸于此，圣情永感，因置坊州，取马坊为名”。此事不见于周隋诸史，恐规模亦不是过大。

②⑤ 《新唐书》四十八《百官志》。

③ 《张说之集》十二《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

④ 《周书》七《宣帝纪》：“大象二年，行幸同州，自应门至于赤岸泽”。

⑥ 《隋书》二十八《百官志下》。

⑦ 《新唐书》五十《兵志》：“唐之初起，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

⑧ 《元和郡县图志》二《同州》：“沙苑，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

⑨ 《张说之集》十二《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新唐书》五十《兵志》。《旧唐书》一四一《张孝忠传附张茂宗传》作四十万。

更分布到丰旷之野的河曲^①。河曲在今青海省东南黄河弯曲处，可是到睿宗时，河曲就为吐蕃所据有^②，牧马的地区转向东方扩展，达到岐（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邠（治所在今陕西彬县）、泾（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宁（治所在今甘肃宁县）四州。其时有郗昂者，撰《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颂碑》^③，对于这几处牧马之地曾有过描述，据说：“国家以岐山近甸，邠土晚寒，宁州壤甘，泾水流恶，泽茂丰草，地平鲜原，当古公走马之郊，接非子犬丘之野，度其四境，分置八坊，其五在岐，其余在三郡，……八坊营田一千二百三十余顷，析置十屯”。郗昂此文载四州设坊于玄宗开元十九年（公元七三一年）之后，这时河曲早已为吐蕃所据有，扩展牧马地区成了必要的措施。有些记载以这四个州成为牧马地区，远在河曲为吐蕃据有之前^④，似失之太早。后来到天宝十二载（公元七五一年），哥舒翰悉收九曲部落^⑤，复得旧日牧马的要地，当可孳育更多的骏骑，惜下距安禄山叛乱时已近，难得有若何补益。

前面曾经说过，麟德年间，陇右牧马地区跨有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犹为隘狭。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当时牧马地区是否就占有一州的土地。这当然不是如此。当时每个州郡都有自己的户口，如果都成了牧马地区，这

① 《张说之集》十二《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

② 《旧唐书》一九六上《吐蕃传上》。

③ 《全唐文》三六一。

④ 《新唐书》五十《兵志》以“置八坊岐、邠、泾、宁间”在麟德时，当是误文。因其时所置的四十八监乃是跨有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非岐、邠、泾、宁四州。

⑤ 《资治通鉴》二一六《唐纪三十二》。

么多的人口如何能够生存下去。事实上各州郡所分配的牧马数目多少不同，所使用的土地因而也有广狭差异。前引郗昂所撰的碑文，就已经说明在岐、邠、泾、宁四州中所设的八坊，其五在岐，其余在三郡。也就是说邠、泾、宁三州各仅有一坊。郗文又说：八坊有田一千二百三十余顷，析置十屯。平均分配，每坊才有一百五十余顷，这就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宪宗元和（公元八〇六年至八二〇年）中岐州牧地发生了一些波折。据说开元年间（公元七一三年至七四一年），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水草美好及肥腴的田地，都属于七马坊。吐蕃陷陇右，七马坊名额尽废。凤翔节度使以这些土地赋给贫民为业，土著相承，已经有十数十年之久。还有一千多顷，由皇帝以敕令赐诸寺观。就在元和年中，张茂宗为闲廐使，恃有中尉吐突承璀的奥援，要收取这些土地。他举出麟游县有岐阳马坊，按旧图，地方三百四十顷，当在收取之列^①。这显然是欺凌百姓的行为。这里需要辨别清楚的，是当时凤翔节度使辖区内究竟有多少牧马地。凤翔节度使管下只有两州，即凤翔府（岐州）和陇州^②。而陇州并没有设立过马坊。岐州是设过马坊的，但和邠、泾、宁三州合起来才有田一千二百三十余顷。就说岐州占了八分之五，也不到一千顷。马坊废后，岐州已把一千余顷土地赐诸寺观，张茂宗还要向当地百姓强索，仅旧岐阳马坊就要索三百四十顷。这些事情说明当时马坊土地数字，与郗昂所撰的碑文有出入。也许郗昂所举的是确实数字，后来曾经有过扩展。总的说来，牧马之地在有关各州

① 《旧唐书》一四一《张孝忠传附张茂宗传》。

② 《元和郡县图志》二《关内道二》。